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十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韓著

豫順陽李蔭褶媿閱訂

徐子與

徐公名中行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嘉靖庚戌成進士爲比部郎時李于鱗王元美方力爲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交權益甚諸君子既刻異相責課務在絕他遊好一意行

其說卽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子與居其間最爲樂易矣然業已好之不願爲兩端自解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目者日益衆相嵩者貪而伎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子最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而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郎時蜚語謫初子與爲郎時數擊鮮爲賓客懽士亡論識不識慕而于者輒輕貲賑之多貸里中富人金久之未能償

典兩郡所入租俸輒隨手盡其官謗猶用賓客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賓客日益進貲日益竭邑邑無以爲懽客勸之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爲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稍解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會復丁母憂卽喪中超爲山東按察事僉事爲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爲滇少叅知以入賀爲閩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遊客詞人



戶外履常滿子與人與爲惟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能也旣已推心腹厚待門下客而客亦輒爲畢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爲用子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晉爲左人謂旦暮且大用竟以瘁卒初朝儀沃諸藩臬弗任者其左以壯齒去而子與顧來代之感 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皆手自閔署紙落如飛會 宗藩有構者訐諸陰事於 朝竟法坐削者衆子與心憐之爲得

間從未減業就草病作不能語一夕卒子與好飲酒酒態頽唐有叔夜玉山之風口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爲切齒子與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矣其薦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休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柰何令客有慚色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與不知咸歎曰柰何令



言木人物考 卷一  
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吏經而泣送者不可勝  
數僚友賻歛無不人人破例爲厚者檢其遺橐  
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賻遺僅僅足償  
仕宦垂三十年至方岳家不留一錢廉足稱矣  
所著有青蘿館詩集後又有天目山人全集梓  
行

張子畏

張公名四知字子畏河南汝陽人也舉嘉靖庚  
戌進士是歲禮部所籍奏士多海內文學之選  
號稱極盛而時諸公聚闕下若維揚宗子  
相嶺南梁公實吳興徐子與豫章余德甫鄂州  
吳明卿西蜀張肖父輩竝馳聲騷苑而諸公者  
更喜驚新調競單詞隻句之雄轉相引重爲名  
高少年爭附麗之而汝陽張子畏卽翺遊諸公  
間意獨不謂爲然數以口語折諸公諸公亦折

子畏兩不肯相下乃子畏愈益閉關下帷湛精極思自攻其所好久之出其所爲古文詞類能剗削浮豔直臻雅道洒洒然成一家言諸公竟不能詘也子畏初郎比部尋調兵部已晉視駕部篆駕部職典逶遽往時傳符闌出干者如螟子畏一切拒絕即大司馬有所縱舍爲貴勢人地子畏直持之不毫髮假貸以是貴勢人多銜之居亡何出爲四川按察僉事比至所部壹意脩舉憲躰故示嚴重五馬大吏來閔白事不長

跽不起坐而諸所懲汰尤峻贓墨望風憚於神君川東故有禹坊會蜀府公阿寵臣陸某意檄所司爲其遠祖宣公樹綽楔制視禹坊特敞子畏斥之曰宣公即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母玷累宣公爲也或以聞撫公撫公大慚恚欲有所中而子畏以母病業上書請急行矣明年撫公念前恨不已竟劾罷子畏官而子畏旣罷官居汝自傷坎壈益與世踈一夕忽夢張平子語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寤而嘆曰嗟乎天將畀



余以窮愁著書耶乃所居環堵子畏堅鑄其戶  
戒門者毋通賓客日坐一室旁羅圖史惟以著  
述自娛而已汝故南北都會士大夫喜務豪舉  
每招客或徵歌選舞以爲驩而間召子畏則悉  
屏弗御即弗屏子畏亦不赴自是汝人日子畏  
爲崖異罕與之往來乃子畏之自信較若刻畫  
終不肯少利以徇衆人也所著書有韶亭詩集  
若干卷雜文若干卷中州考若干卷崇古韻證  
若干卷四書釋義若干卷藏于家

董元漢

公名傳策字元漢別號幼海上海人也嘉靖庚  
戌進士任刑部主事時分宐相貴幸方擅國諸  
臣以直言觸迂斥死者已數輩當是時苟有一  
毫濡忍自愛其身鮮不齟舌鼠竄噤不敢出一  
語公獨與吳給事張比部披 帝閣抗疏言曰  
夫威福刑賞人主之柄也人臣得以竊之者是  
謂臣疑於君臣疑於君國未有不危者幸披其  
枝不披將塞公間矣大臣怒甚即逮詔獄榜掠

欲殺之賴 先帝仁聖貸其死謫戍南寧南寧  
廣中最惡地瘴癘之與居獠獠之與徒至者死  
不旋踵公方夷神委命日進諸士子於庭相與  
講藝論道間與衲子談理性初若不知在南中  
者後用召起官至侍郎著述有采薇幽貞蘧塵  
邕歛諸集莫子良何元朗諸名公序之矣其於  
舉子義四書尚書皆有所發揮焉

徐叔明

徐公名學謨字叔明號太室由嘉靖庚戌進士  
官至少保禮部尚書其生平宦績甚著如爲荆  
州守而爭 景邸沙市爲禮部而爭 陵宮皆  
別有紀述茲不論論其著述有閑詞林者公所  
著有海隅集有春明稿有歸有園稿其自叙春  
明稿略云徐氏海隅集七十七卷業刻置家塾  
矣而茲稿以春明名者何春明者唐之國門也  
唐人詩嘗以出國門者等之天涯則視門以內



固不勝其津津而豔羨之矣仕則慕君不已甚乎非也夫易稱利見書叙媚茲利與媚猶豔羨之云也籍令古之聖人遭時行道薄日月而附風雲曷嘗不愉快而自得乎故曰樂則行之言春明著其近於君也而往余之出春明也自祠部郎徙郡去而其再入也則以御史大夫 召貳司寇至蓋後先相距者閱而十餘年而其間諸所奄歷非逋播之與鄰則憂患之為處也次且退遂疑無復之矣乃一旦時至事會卒戴白

首以覲 天顏豈非蒙莊氏所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與比於秩宗荐正猥奉寅清治人事神將明慈視檢括故牘則性時惜綿之意猶勃勃動也雖然牘則故也而庭之木長矣殷念居諸寧無槩然于八代滄桑之變乎夫是以春明名吾稿也稿自再入春明之歲始以志遇也亦以志感也其序歸有園稿云歸有園稿為余謝事後所著詩文若干卷蓋當萬曆癸未歲余承乏大宗伯猥以職事為 天子穆卜萬季之官



於大容山議始就緒而言官謫余宜乘時當循  
易退之義蚤自引決者余妨路之日久矣因感  
其言乃亟從 闕下上書乞骸骨 天子謂徐  
某好官不宐以避言去位因遣中官詣閣下勉  
畱之而是時當揆者爲余肺腑之親知余畜意  
已堅遂擬 旨釋余負擔仍 勅乘傳以歸人  
皆疑當揆者遠嫌之過不無處余少遽而不知  
天下事有外若相迂而內實相成者此之謂也  
蓋余既去國而 朝事日非矣議論多而攻擊

繁興自是以小則加大矣以賤則妨貴矣以淫  
則破義矣如是者十年 朝廷之上不復見前  
輩典刑而當揆者亦捄過靡遑不能自安其人  
矣而余方處海上無人之境岑如也寂如也烹  
葵調選之餘惟肆志意園以快意耳豈老臣忍  
於忘國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宣聖之遺言固  
不可磨也又有 世廟識餘錄老子解等書皆  
有關係斯世斯道者公爲文法史漢爲詩法唐  
誠稅林之大匠必與弇州先生竝傳不朽無疑



也

李師孟

李公名淑字師孟號五華楚之京山人也嘉靖  
庚戌進士始公之奏南宮捷也江西重相嚴曰  
聞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  
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  
荐之鼎甲相嚴固下之然于選猶得虞衡而權  
杭州稅則日坐堂皇別出納庭無候人外尺刺  
不入內三尺童子屨不踐闕外大要以破窺伺  
而爲緩急重輕者比公滿商旅擁車闐道不得

發士大夫之觴相屬也故事郎自推還謁相嚴則謁其子蕃謁必輦重而後得志公第以兩吳縑徃曰小別於徒手者耳蕃左顧唾而却之以是公爲郎前後積且六歲而僅得僉事然竟不能以考功令中公公之僉事時倭寇方躡浙靡所不壘而公以一書生當其衝顧募自奮曰此非丈夫畢命時耶台告急公以督府檄提輕兵蹙之吊崩山生獲酋渠薛柴門三不郎等數十百人餘溺死者亡筭而會有言礦盜聚徽處山

中陰爲倭內主督府檄公移兵取之公持不可曰饒氓弄竹筧自救歿耳寧能越重嶺作鯨海間耶且此可撫而兵行籍開化十餘大姓能得盜命者責而貰之俾食盜而官稍繼其匱更爲約曰居恒不得頌共繫若即緩急爲縣官奔命其犯約不如約者皆死賊盡降散後頗收其用而幸臣趙文華者故亡賴家慈谿里里人籍之挾相嚴重而來視師旣以讒砒死兩大帥張甚藩臬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



詞林人物考 卷十  
文華乃間行歸慈溪慈溪故公部公至而曰彼  
吾部人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  
交開始一還往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而郭居  
者賄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于城外之某山  
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  
則令人以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  
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迫其邑  
令使徙賴宮公復不可會公所獲弔崩山酋渠  
當上功幙府文華遂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嘉

善令犯姦贓公庭笞之東以詣吏御史令里姻  
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當調公歸  
而文華入蔣重用事而公故爲郎時御史宗茂  
嘗上疏極論相嚴罪狀坐貶御史之父方伯公  
入賀居停公邸舍飲食卧起如家人亡間相嚴  
與子蕃聞之弗善也乃趣通文華間謀削公籍  
而公既已歸無可以媒孽者而文華自以它罪  
仰藥死得解公顧爲長子維楨委侍御女禽或  
謂不難時忌耶公笑曰夫侍御者而豈名在丹



言林人物考 卷一  
書人也人亦卒莫能害而公之始補山東以不  
及奉楊恭人終自恨服除久之不肯出公父南  
臺公亦以老乃日趣公曰乃公噉肉躍馬逾少  
年若不以時仕宦庶幾得金紫被我而膝下  
作囁嚅兒女子態我何用餘生爲公不獲已勉  
出自是始復成宦矣公之再補山東治兗東部  
中貴人護 景恭王喪還所至榜笞郵傳吏胥  
貨至公部相戒毋敢犯郡國舉衍聖公孝而顧  
與族丈人閔公曰已之孝而犯上乎即抗三尺

彈治其舍人子縱暴者曰而祖吾師也非敢以  
薄報欲以全而令聞也衍聖公爲服居頃之乃  
拜河南命公愈自勵有聲公署司篆而御史以  
國賫故括藏金欲盡得司藏金公持之曰誠不  
憚澤竭即一旦軍興尺一下誰任責者而無何  
有虜警汴兵當入戎賴公所持羸金以濟南陵  
王薨御史錄其家財且百萬公復固持之曰王  
何罪見籍且柰何以目前利奪人主親親恩御  
史恚甚具草欲論公沮撓而公有山西命復竟



言林人物考 卷一 十三  
解公之治山西而時所尚裁省業已盡削郵供而馳傳者不止郵人困則相率逃徙公請無盡削而止諸濫馳者得毋逃徙更以其羨供邊不  
乏公又言戍薊於天下徵兵不便徵晉兵尤不  
便凡十餘條著於書晉人稱之尋監試事所得  
多知名人其叅政治爲浙西公至是三游浙悉  
獲其吏民情實咸以爲神明比遷山東而送車  
數倍于權稅時也當是時詔復濬山東之泲口  
河而公時在議獨身先藩僚行權橈中得其窾

力以不可復報獲寢甫半歲有廣西命便道歸  
省南臺公懇章乞養至再乃報可禮數視大臣  
公自是始復稱子三時視溲瀉必腆暮則布席  
於榻傍中夜候喘息稍失度則徬徨走醫藥旣  
病口含飯舖之南臺公曰嚮者見若之奉若毋  
及我吾以若壯安之今老矣去我何幾而自勞  
苦乃爾公謝曰吾不能畢效於老母今猶耿耿  
也兒在安敢一息懈蓋南臺公歿而噉跳猶嬰  
孺其歿也病寔自廬墓云公性不好名高顧於



爲德不一所居必先存問高年旌異孝子貞婦  
俠烈士急之若失它中表戚族有窘而不能存  
者割俸以貸至再三不倦同年高伯宗卒於  
景相亡子而里中見侮者強公遏之力曰吾知  
于伯宗何益意不欲遽死之耳慈溪馮御史者  
公所繇鄉薦者也按河南而以行宮火逮至郢  
被杖公夜橐餽委身血肉間歿而調棺殮行服  
如子弟閩人林叅政傾蓋而成莫逆其疾與其  
歿也資力皆於公乎取林且死曰壽謂吾終鮮

晚而有兄董侍郎元漢爲主事以論糺相戾戍  
過公治公不逃諸寮睨自出尉撫之觴行酒橐  
行金元漢爲志成也公時時屈指言吾德於人  
毋論度德我者誰何我能報之者何若必滿意  
乃已公性既好施而尤不苟取其自山西入賀  
萬壽臺司爲治裝皆弗聽所受性耿介不獨於  
重相幸臣見之即天下所指最貴而賢者於公  
鄉人且通家也公亦自愛其一姓名札弗肯通  
生平端謹重脩容雖盛暑不裸袒家藏書萬卷



詩林人物考 卷十  
十五  
手校讎若新居不恒作詩文有所作必清瘦合  
度得集若干卷而秘之以對客若不嘗御觚墨  
者公有五子長維楨世所稱本寧先生而仰之  
若太山北斗者也

梁公實

梁君名有譽字公實廣東順德人也公實爲諸  
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  
傾燕中人而居恆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  
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  
愉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爲吏部休  
澣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  
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  
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

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嘆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爲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度圖史丹青彞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蹶蹶然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于旄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不任客鄉里袂袴子跡絕不相聞

而潦倒書生挾策剝琢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裕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常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徙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



故弃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  
 謝弃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  
 觸手聿弗受潘庭卉木弗及新以死嗚呼何以  
 死也公實所為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  
 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  
 公實不死也

陸道函 劉仲修

陸柬字道函大梁人也故為南昌魏縣兩令轉  
 大理評事是時朝廷治平少事士大夫喜文業  
 京師諸部院故推西曹為多士而道函實錚錚  
 其間擢守寶慶左遷運城同知再陞滇南都勻  
 府以歸平生孝友於家惠愛於官鑿鑿實行具  
 可表著其所謂詞賦小技猶若不足以槩之者  
 而藏書之富幾於江南好事家等為文深沉悠  
 遠根極理道得而讀者知為德人君子視世之

漫焉無當逞不根之詞以眩俗罔世而大悖于古先彛訓者奚翅徑庭也哉是其可傳也

念菴劉效祖字仲脩嘉靖庚戌進士仕至河南副使山東濱州人後寓居都門其詩歌行昌大得少陵步驟七言律沉着雄渾五言律時出秀句七言絕句尤得盛唐氣格李伯承之亞也

張肖甫

公諱佳胤字肖甫初號壚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人十七爲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子談英雄而嘆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玄子異其志而公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于黃初大曆之間多所厭咀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



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巖邑也  
公至按宿牘讞决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  
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  
矣時緹帥挾 上寵張甚其所遣訶事官校與  
詔旨竝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  
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者我官校也遂入公下  
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  
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首交  
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

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  
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  
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  
亦死死等耳寧死 國引其項曰七首胡不下  
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  
中多富人我出一帑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  
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帑應賦金者二十曹曰  
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  
簿跼躄儀門外尚未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



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劫賊  
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  
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  
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橐復令一人前忽  
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縛弁者訊  
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  
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居邑多  
暇乃邑爲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于鱗  
郎刑部時與王元美及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

宗子相及舍人吳明卿歌詩辭倡頗富於人人  
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爲贊于鱗大善之  
與拆節講鈞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饒  
而富民有故塞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納諸倉爲  
粥以食饒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 賜金幣  
公治理流聞法當旨垣省以年未及格擢戶部  
主事公既入遂與諸君子執文翩翩相砥礪且  
飛觴染翰卜夜無已亡何出權閩廣金帛公洗  
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累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公行諸郡縣務持大躰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爲急已而中蜚語聽調歸未幾補南京鴻臚寺卿屢遷巡撫宣府公爲宣府之未幾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狎僂之則見讎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

師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公不聽互市如舊上謂公處分能憚虜勞賜金帛過當入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訢之不聽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群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二御史徃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



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悸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請公兼右僉都御史公馳至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陬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鄉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瓜距耶寧營卒之

不若謀之市猾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畱問畱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曰汝曹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



言林人卷一  
三十三  
聞也者公曰易耳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既  
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炆亘天公大怒曰上  
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  
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免之曰亂民之  
極惡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爲功  
贖曩罪乎咸踊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  
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  
士也汝死法胡不歿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踊躍  
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

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  
卿與焉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  
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  
更生 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  
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  
表裏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  
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罪可  
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群卒間且有  
所侵侮群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

官而使我曹尚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謀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用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食言群卒咸股弁唯唯上大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總督薊遼三鎮以遼左大捷加太子少保已陞兵部尚書三上書乞骸歸有張居來先生集行于世

余德甫

公故名應舉用以成進士爲其不雅而更之曰曰德字德甫別號午渠豫章人初授邢部貴州司主事公精比詳於法亡所刻縱尚書稱之時歷下李于鱗與吳郡王元美相劇琢爲古文辭而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寔同舍郎趙人謝茂秦自布衣揚人宗子相自吏部楚人吳明卿自兩制入與朋焉亡何梁生死謝生解而公與司務郎蜀人張肖甫繼入公最名晚合然年最



長而其事于鱗最工於于鱗詩所亟啻最深至  
公長身踈瘦眉目清朗不多食酒雅談笑然簡  
遠有準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輒不肯受加  
子與則受公條然其間亡所加亦加之公亦夷  
然不屑也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言相嚴罪下獄  
論死嚴之鄉人皆掩耳不欲聞楊公名公時訊  
問亡所避遷河南司員外郎尋遷四川司郎中  
亡何出讞浙江諸郡刑獄浙俗獷巧善麗辟然  
深文吏往往惡其情法時不蔽公平亭之其得

出者咸自慶慰恨見余公晚大司寇亦亡所駁  
異還理其司未幾擢福建按察副使公至閩值  
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喜甚詩筒還往不絕  
俄而子相病且死矣無子公哀傷之躬爲視含  
歛使其子棐經而受吊以其喪歸入賀 萬壽  
還任屢有平賊功竟爲忌者罷公出入中外十  
餘年未嘗一日廢詩而至是乃益刻勵自于鱗  
而上以至于古之作者亡所不究極于鱗慎許  
可其寘公於七子中恒猶憤憤至是遺書于人

言林人物考 卷一  
曰大江以西余生一人而已而豫章里中人鮮  
治詩亦不聞古調公墨墨不自得獨國將用晦  
能爲古調公拆行與証爾汝交相倡醉亡倦所  
著詩僅見錄本一帙然亦嘗鼎一臠矣

魏順甫

公名裳字順甫世爲楚之蒲圻人十六試諸生  
高等是時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  
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馱順甫避席奏對不窮  
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何物少年乃  
爾足三冬耶諸生亦大喜謂阿遊何渠使五鹿  
少府角折也蓋又十餘年而舉鄉試又四年而  
成進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喪其嬖劉恭人請  
急歸復守故官始與予及李于鱗輩遊而好爲



古文詞順甫自以材不稱諸子益則刻苦晝從  
曹中治司空城旦小間即開卷非夜分弗釋也  
而會母李恭人疾卒歸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  
人或謂順甫不當有所造請耶順甫笑曰我一  
款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  
請久之復補山西司順甫凡三爲其司主事同  
舍郎皆後進据其上而其於推案文法無害咸  
拱手矣已稍遷員外郎郎中最後爲濟南知府  
時于鱗已棄官里居一切謝客順甫三及門而

不見以一蒼頭報謝人或謂曰與若部民胡倨  
也順甫亦往候之于鱗不自得乃出飲談詩甚  
惟順甫性高簡亡所過從所過從必于鱗即司  
于鱗亦無它客也以是竟其任時或謂順甫文  
章士心易之然其爲刑部甫蒞事而寬大同叅  
議獄爭于其長及執政莫能難也決大獄江左  
咎其情稍有間者即爲讞語著於牘以授御史  
故于守濟南益敏練有聲是時寇蜂起齊魯間  
順甫畫策誘誅其渠率數人而散其黨使歸耕



曰汝弟爲善不汝曩也所屬邑獨章丘腴而其  
人最苦徭賦則皆爲豪所侵順甫奮身徃悉逮  
豪寘之理於是伏田盡出而小戶大要得足食  
亡困徭矣於是順甫以最滿封中憲公如其官  
遷爲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南道順甫爲濟  
南三歲所得臺使荐凡六最後一不當其意竟  
以指撻去副使歸是時中憲公尚無恙順甫自  
憲曰吾今乃得稱人子矣所以共奉娛悅百端  
念其二庶弟弱悉出橐中裝置上產三百分子

之又爲置良人室曰及吾父而俾之立也已教  
授里中諸生成彬彬北面稱弟子久之中憲公  
卒順甫艾矣而其毀加於哭李恭人時汪伯玉  
填楚念欲構楚史不就亡能當之者以聘順甫  
及豫章余德甫德甫有它故不就順甫既服除  
乃即家開局集諸郡邑博士掌故手裁定之而  
先上其草伯玉伯玉讀序傳襍論而喜曰班荀  
儔也所爲楚史凡七十六卷數十萬言而是時  
楚人何某亦爲楚史成俱上之臺或言二史當



合者順甫意不憚曰五色有可合也者而緇白不可合也母已則寧篋吾史乎蓋順甫疾所繇心血耗則以楚史故既屬續謂其次子彬如曰數盡矣夫吾詩與文孰傳哉其屬之元美遂暝得年五十六順甫爲人溫溫長者而挂特介於取予辦毫髮不苟所善如于鱗明卿及吳興徐子與順甫皆兄事之所最莊事于鱗亦以于鱗故推東郡謝生一日謝生恨于鱗數其郡不法事衆默然順甫獨前質曰爲先生見之耶抑聞之人耶生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先生宜得之久今以人言而遂信之則不明有所聞而不以告于鱗則不忠不以告于鱗而告之士大夫顯者則不厚裳請改事矣遂拂衣去謝生譖乃敗順甫所習自經典子史諸天官卜筮龜策地理家言靡不精究其詩最善近躰沈鬱勁壯有河朔風於文尤精刻削法森森立不以藻競夫冶飾澹辭侈靡爲市門粧者見順甫可愧死已

田深甫

田公名汝棘字深甫汴梁人也南陽李叅叙其  
集曰予初舉進士深甫適在京師及濫竽史館  
深甫爲兵部司務以是得相徃復賡和未幾而  
深甫客死京邸矣深甫蚤從空同遊故其詩專  
尚氣骨不作卑弱語雖倉卒對客皆瑰瑋磊落  
若水石相激鏗鏘成響至其長篇又自放逸而  
爽邁也性不閒拘繫晚從仕途嘗快快不快意  
嘉靖癸亥李子謫官陽城乃序其詩刻之



吳虎臣

吳守淮徽郡人故千金子也結髮而傾俠少絜  
千金散之顧猷喜稱詩徧謁作者時濟南李于  
鱗江東王元美故鄣徐子與南海歐楨伯並以  
稱詩顯引生爲布衣交刻有逍遙遊稿秩細不  
甚傳其登天柱峰有云絕頂摠衣禮北辰俯看  
蒼翠拾嶙峋蘇門嘯對千山木黍谷吹迴大地  
春肩拍洪涯常作客心游黃綺不稱臣咲呼向  
長淹婚嫁猶媿當年五嶽人其泊漢陽望黃鶴

樓有懷徐子與使君云司馬湖湘作遠遊孤裘  
萬里大江流高天暝合千林色落日舟輕一葉  
浮裘敝鷓鴣虛貫酒賦成鸚鵡憶芳洲祗今開  
府胡床興吟笑誰人共倚樓

張助甫

公名九一字助甫別號周田河南新蔡人也由  
嘉靖癸丑進士官至都御史與元美諸公游所  
稱三甫者公其一也先是何李二氏旗鼓中原  
嘉隆以來問斯道于中原公其嗣嚮乎所作近  
躰竅工而流布宇內亦惟近躰最多聞其全集  
卷帙甚富尚未附之剞劂何也其文得西京矩  
矱詩與文兩者難以並工文宗漢詩宗唐公誠  
蕪材矣夫



孫仲可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爲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蓋二十餘年而後游楚而悉之則漁人乃今楚人而亦死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處州公榮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玉山公宗

其仲爲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下稍長工屬文提學公爲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仲鳧鄭善夫薛君采楊用脩時相過從竒漁人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士爲古文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則又俾爲古文辭益竒而其試於楚且以爲當冠楚諸生會誤携其初試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而又三年漁人

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懌曰豈此曹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破萬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詳抵掌而談今古無能難者漁人旣久有名公卿間每試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爲當上第及報落則爭駭而咤歎以爲無天是時霍文敏公韜欲䟽薦漁人釋褐備兩制弗果矣最後漁人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計日夜奔馳哭踊兩目



爲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復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老死轅下駒哉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蓋漁人所繇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竒卉怪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畱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辰夕奉母兄從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携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游

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卽傾携釀共之漁人旣自命漁又不爲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書所爲詩竒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壯節奏頌挫雲停石裂始怪以爲貴人或謫仙人矣漁人所著詩文爲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遯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明初畧二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國

詞林人物考卷一  
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

徐伯臣

徐獻忠字伯臣號長谷公學博才高日讀書盈寸爲文深厚典據大類子長間雜東京所論詩五言重魏晉七言止取高岑而上律止于大曆而自爲詩沉鬱彩秀出入諸名家尤長于賦如布賦一篇憫念松人愁苦周委詳盡能令循吏讀之酸鼻生平無他嗜好惟著書自娛有金石文樂府吳興掌故序唐詩品水品四明半政錄洪範或問春秋紀傳錄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及



言林人物考 卷十  
分節參同契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  
攷等各自爲集藏于家真草書法蘊趙爲世所  
珍由鄉舉授奉化令以節氣自持不能折腰俗  
吏時同鄉沈鳳峰愷爲副憲公與節推楊樞爲  
屬吏樞先謁愷愷命侍坐適公入趨南坐不少  
遜愷意不懌公怒曰而豈以我不能爲陶彭澤  
耶後公坐誣掛冠厭松俗侈靡卜居雪川郡侯  
表重公學行每歎泖峰佳麗不能容徐公高隱  
爲恨云

張復亨

公名天復字復亨號內山浙之山陰人也由進  
士官至其肅行太僕卿其爲儀曹時與先大夫  
同官交誼最篤逮督學楚省品藻精當名公鉅  
輔多出其門刻有鳴玉堂稿陳玉叔序畧云先  
生之文龙才于西京而雍容俯仰義理自勝類  
永叔根極于六代而奔放環偉咸中矩矧類子  
固至歌行跌宕類太白少陵者十之三近體清  
宛類仲文長卿者十之七人亦有言奏議宜雅



言林人物考卷一  
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  
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乃先生非通才耶始  
先生舉進士時入典制誥一時館閣諸老咸  
器重之先生又留心當時之務宜剖符丹書勒  
銘鼎鉉厯厯以造士顯及左遷滇南虜酋弗靖  
先生監軍有平定功會遷甘肅行太僕卿忌者  
不察從而齟齬之復逮對滇中幸滇人代先生  
對甚悉而先生遂歸老于鏡湖之曲矣

陳憲卿

陳玉叔

公名栢字憲卿別號蘓山楚之沔陽人也童時  
沔守李川甫奇之至携之署夫人加盥沐馬而  
勞之酒食曰才固不乏州得童士疇乃又得陳  
生何易也及舉於鄉游太學益肆其力於古其  
交游日益進乃困公車者二十有二年而始成  
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一再徙而長職方遷按  
察副使飭井陘兵備頗有聲忌者爲流言中公  
竟坐調遂不出最後公厭一世法而始極意於



金石竹素之業世亦麇趣而悅之長歌短吟若  
順風以呼碑板卷軸不踰而馳四裔自湖以南  
亡不知有蘓山先生者所著有見南江閣來青  
軒詩文選借山亭前集續集退樂軒詩選職方  
奏稿大業堂尺牘汴陽人物考數十百卷行於  
世陳王叔卽其子也以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  
京大理卿有二酉園集等書蓋能世其家學云  
王叔名文燭別號五嶽山人

### 施子羽

施武陵子羽名漸少小卽好詩歌旣長乃工舉  
子業竟以序貢授海鹽丞尋罷去歸老蠡川田  
舍蓋終身不遇賫志而歿云其詩盛有名稱今  
讀之果不群于時輩或曰武陵學不務博而屬  
比當情才不騁華而發揮合則蓋苦心考索竭  
力磨洗而後工者大都精雅閒遠絕類王孟至  
于趣味悠深聲調雋特又在韋柳錢郎間蓋卓  
乎可傳矣予聞以爲知言因并錄之

夏正夫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舉進士爲山東提學副使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閱卷亦畢藻鑒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君子以爲名言累遷四川布政使卒鳳洲筆記云正夫旣負穎達刻意詞家每卷中見劉欽謨姓名不敢下筆其雅慕相伏如此晚年有作衆謂過之



王僅初

王隱君名懋明字僅初素憤俗不屑立號但以字行吳之長洲人也生平與錫山華翰學姚山人爲莫逆交有請梓其詩者固辭不可迄五易歲請者無慮數十乃先出五言律二十餘篇又繼以七言律繼以五七言選體各數十篇聞諸篇皆與翰學山人同訂定者然則非訂定不輕出也君詩學之精益可見矣君兼精字學嘗應聘往楚閩二省校訂經史

陶文僖

公名大臨字虞臣紹興之會稽人也嘉靖丙辰  
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故相嚴耳公名欲  
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  
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僊居吳  
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扆世  
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  
其草公讀之曰是爲名計耶爲勝之則母觸縣  
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論上不勝下 詔



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誣服者公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吳君謝母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爲善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旣服除乃出仍故官校錄永樂 大典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噐公數引與議 國事而會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 大典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

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名充 世廟實錄俄校應天試務絀浮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侍讀學士掌畱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經濟不爲高遠竒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名侍 上踐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仍兼學士如故 上踐昨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 經筵爲日講脩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坤幼聖



言木人物考 卷一  
質不世出公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  
德如磨鑑不虞昏新民如澣衣不虞汙止至善  
如赴家不虞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  
而已公所陳說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  
慎用舍廣咨訪緩工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  
之也公每進講左右皆目相視而上亦自重  
之其亟稱先生以此賜服視一品他精鏤寶楮  
金符繡幣彩扇貂裘之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  
講脩史歲首大計吏公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

留運司之苦節跡迂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  
者各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大拜亦以此蓋  
未幾而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旣  
與伯氏相師友伯氏數奇妻貧然公莊事之  
不敢以鴈行進叔氏得奇疾公不忍其躁也身  
與之寢外而俾婦章夫人與其婦居內嘗手疏  
籲之神願減筭以代撫卹寡妹尤至伯氏之子  
尚寶丞允淳其成進士無異師者公教也公爲  
人寬然長者然閔默不洩尤脊取舍絕嗜好其



以鄉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白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趨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爲壽公謝曰悞矣我何德於公公無厭此金崇耶胡不易粟帛而贍族姻之飢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酌酌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胡少

保宗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歡公捐數百金爲樹坊公歎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爲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絕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節約食不過筭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間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困廩也公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歆又曰爲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爲之先者源

詞林人物考 卷一  
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勵其古帝王之心壘乎子允宜舉鄉會皆魁其經唐詩漢文大爲詞林所重

胡正甫

公名直字正甫號廬山江西泰和人也由嘉靖丙辰進士官至閩按察使其講學及蒞官事自有述之者茲不具論論其詩文公雖講學然往往摘詞輒知有兩漢三唐不至盡其本色所著有衡廬藏稿若干卷已行於世惟太虛軒稿在閩中將病時猶自訂其一集惜未竟也卒後督學使者沈公檄郡縣崇祀鄉賢風勵後學有蚤歲多奇以文章爲盛事中年反約得性命之真



詮可惜老成凋謝空令緬想高風等語

姚叙卿

公名汝循字叙卿金陵人也由嘉靖丙辰進士  
官至知府再罷郡事闕館延勝侶高僧日爲方  
廣之談飄然若遺世而自適者所著詩有浪遊  
諸集冲容自妥無忝作者總名曰錦石山齋詩  
稿其自叙浪遊集畧曰蓋予自謝太名郡事歸  
一卧十年甚安之非特世忘予予亦與世相忘  
焉無何仁和張公來爲南司空訪予林間公蓋  
先予十年守太名因習郡中事謂予治郡頗有

言林人物考 卷一  
狀今年方強仕胡可自休止予感其言未之應  
未幾公入掌銓衡畱心遺逸會予座主臨桂呂  
公適拜次相逋相寄聲促予行遂不能堅卧已  
比予到官未一月二公卽相繼罷去予則不可  
中止也嗟乎出處大事也亦自與而人言是徇  
自重者固如此哉旣出而涉世路宜審世態達  
時變乃猶以疎野狀脫畧於樵貴人前以是遂  
爲所側目卽繩趨尺步擇地而蹈尙或不免乃  
入 覲時又借驛符以冒禁是安得不爲所中

耶茲皆所謂自貽伊戚者也夫何尤夫山林之  
樂與風塵之苦其事甚易辨也人之舍所樂而  
從所苦猶曰異有所建豎以禪於時我則一無  
所成而三四年間馳驅往來於燕趙楚蜀者且  
數萬餘里卒用罪廢而歸非燕生所謂倒置之  
民哉



王敬美

公諱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署號曰牆東生登  
已未會試肄事兵部以父思質公被嚴相害歸  
嚴敗與其兄元美白父寃已而除南京禮部儀  
制司主事南儀曹職務簡得以其暇肆力於古  
文章而六季之綺麗名勝觴酒詞筆靡所不領  
會居無何其長藜病攝曹事爲魏公正名分立  
長子邦瑞都人至今稱之遷北儀曹又遷尚寶  
丞與故人黎惟敬等日相逐詩酒之社又善書

所揮染篇翰流豔人目忌者緣飭有游閒公子之稱而江西叅議之命命下矣乃精心訊謀勤職業屢遷督學八閩品藻甚當解元李光縉者困諸生久皆其所拔鑒俄進其省左叅政又遷而南京太常少卿縉紳先生欣得一遭以爲祥麟威鳳筆研之請無虛日尙能應之已而疾作請告歸遂不起春秋僅五十三耳公始受大司馬公舉子業遂精治四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專訓詁晚視學政傍通諸經皆能撮其大要亦

喜讀釋老氏言初以資翰墨耳旣受曇陽師誨且多從衲子游於西來之教往往有所發明獨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守靜篤於老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誥也旣病久稍見定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顧不諱言二氏學恒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以故躬書曇陽師傳而所著撰望崖編等書亦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於



詩雖自濟南始其所涵咏多漢魏晉宋以至盛  
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規規名某氏業  
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踔絕者文出入  
西京韓歐諸大家間采劉義慶世說自以爲得  
彼三昧而於游名山記尤詳婉有力善持論往  
往以識勝少卽工臨池行草蓄散小隸踈行得  
晉人遺意晚而彌好之病甚已絕意吟咏然猶  
爲陸司寇陰司馬作行楷蓋絕筆也性嗜佳山  
水其登泰岱觀日出懋靈岩謁孔林入關過華

嶽具行滕布屨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  
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謂平生之  
觀無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閩  
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關中車騎走  
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䟽鑿而菩提達  
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  
口三島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  
之詩亦稱是獨其於華嶽謂文不能勝于鱗于  
鱗已悉之我復何道尤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

言林八物考 卷一  
五三  
構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執之  
作學圃雜疏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  
一花供我目足矣所著奉常集若干卷又澹思  
子經子臆解閩部疏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  
委談學圃雜疏諸書總名曰日損齋雜著



